

布柯維納的故事

穆拉托夫 著
白 永 譯

平明出版社刊

近代文學譯叢

布柯維納的故事

穆拉托夫著

白 永 譯

平明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七月初版 0001—4000 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書名	A Bukovina Tale
原著者	I. Muratov
英譯者	Eve Manning
原出版者	Soviet Literature 10, 1951, Moscow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汕頭路八十二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一萬元

關於作者

伊哥爾·穆拉托夫 Igor Muratov 一九一二年生於烏克蘭哈爾可夫，家庭成分是農民。在化學專科學校畢業後，服務於哈爾可夫拖拉機製造廠，該廠是斯大林第一次五年計劃中新建立的工廠之一。在廠裏，他加入一個工人文學研究室，開始學習寫詩。不久，這青年詩人的詩作就在烏克蘭的刊物上刊載。一九三九年，他畢業於哈爾可夫大學語言學系。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他積極服務，但仍繼續寫作，他的前線詩歌，充滿了對祖國的熱愛。

過去十年中，伊哥爾·穆拉托夫用烏克蘭文發表了幾卷詩集：奧斯達波·哥爾班，第十二團隊，甘娜·乞里登尼克的婚禮及其他……

不久以前，新世界月刊發表了他的布柯維納的故事俄文譯文，這是一個老年農民的自述，述說着布柯維納農民在奧地利憲兵和羅馬尼亞貴族壓迫之下的悲慘生活。

布柯維納本是烏克蘭的一部分，當他們回到蘇維埃烏克蘭祖國懷抱之前，布柯維納農

民呻吟於殘酷的剝削之下。達納西·加必由克的回憶告訴我們農民們所受的無助的貧窮和壓迫。爲窮困所迫，加必由克曾到美國去碰運氣，但他仍舊赤手空拳地回來。一九四〇年六月是布柯維納人民生活的偉大轉折點，古代烏克蘭的土地終於又和蘇維埃烏克蘭合在一起，成爲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部。

這歷史性的一片斷在小說中再現了，布柯維納的人們狂歡地，得意地歡迎着他們的解放者，蘇維埃紅軍。他們開始建設新的生活。一年以後，這工作被戰爭的爆發打破。德寇崩潰以後，人民馬上又用加倍的力量重建家園。達納西·加必由克及其鄉人們迎接着幸福的生活。這些布柯維納農民可以看到集體農莊制度的偉大利益，雖然一九四六年的夏天天氣亢旱，他們的集體農莊仍舊有着不壞的收成。

作者在這篇小說裏表明社會主義在成爲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時，它怎樣改變了社會的和個人的關係。

這篇小說是一部好的作品。這位青年作家成功地表現了西部烏克蘭歷史的最重要一段。



0,000

目次

一

孤兒·····

四

瑪麗伊卡·····

一三

啊，我們是哥兒倆，你要知道·····

二五

『啊，媽媽送她的女兒去睡覺·····』

三六

新房子·····

四

第四張嘴·····

五

二

回來·····

六

後娘·····

七

『火星』·····

八

天亮了·····

一三

吹呀，新鮮的風，從烏克蘭

一七

自由

一七

教師

一八

老索羅汗之死

一八

謝繆恩科的信

一七

三

到幸福之路

一六

大雨降在喀爾巴阡山上

一七

忙碌的日子

一六

黑樹樁野營

一七

進攻黑樹樁

一七

兒子在那裏，媽媽也在

一六

布柯維納的故事。

布柯維納，一七六九年曾爲舊俄領土，住民多爲烏克蘭人。第一次大戰前歸奧國，戰後屬羅馬尼亞，農民一直受着貴族、地主的壓迫，過着極端困窮的日子。一九四〇年，布柯維納才得到蘇聯的解放，但到德寇進攻蘇聯，又被法西斯軍蹂躪。直到一九四四年蘇聯偉大的衛國戰爭勝利，才再度回到蘇聯懷抱，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人民開始享受幸福。這篇小說，即通過一個翻了身的農民的自述，說出這一過程。

在那天上的地獄，我看到……

T·謝甫勤科①

同志，如果你把我要告訴你的關於我的生活的故事寫下來的話，你就作了一件大大的好事。我並不是想把自己當一個特殊人物或是使自己出名——完全不是！而是因為我的故事會使許多人發生興趣，當我的真正的生活開始之前，我在羅馬尼亞貴族的壓迫下過了那麼久的日子，有許多遭遇是你所萬難想到的啊。

我老早就想把它描繪下來了——當美國商業協會代表團來到我們的集體農莊的時候，就想這樣作。他們好像是非常正派的人，他們反對戰爭販子，反對原子彈。對我們的事事物物他們都表示喜歡，——我們的農莊，以及我們的人。只是有一些事情他們還不很明白。

① R. Shchepkin 十九世紀上半葉烏克蘭大詩人。

有一個人問我說：

『你說，加必由克先生，你的所以奮鬥成功，是因為你是受了共產黨教養的，可是對於我，請原諒，那就完全是一句空話。……』

你明白嗎？……他堅持着，只要一個人是堅強而又有決心的話，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獲得幸福的。

於是，我完全想起來了，想起有一次我也想用自己的力量謀取幸福。……

可是，我覺得我必須把我的故事告訴給全世界，給各處的勞動人民，告訴他們我們的蘇維埃政權和共產黨怎樣給了我以真正的人的生活，我是那樣焦急地需要說出來，同志，我要爬到喀爾巴阡山^①的最高峯，高喊着，給每一個人聽……不只我的國外弟兄們——就是我們國內的年青一代也不妨聽一聽。

孤兒

有時，我很難相信我們在布柯維納從前會那樣子過活；冬天，我們連一根取暖的木柴都弄不到，更不用提麵包了。……

① Carpathians 喀爾巴阡山，中歐大山，長約九百公里，在波蘭與捷克之間，南部進入羅馬尼亞境內。

你看到那些在乞列莫施河那一邊的羣山了嗎？上面隨處可以看到樹林子，但那全是屬於私人的，地主的狗腿子們把我們從草地上趕跑，看邊界的人又把我們從山谷趕出。而我們的茅棚子周圍的柳樹又不够供給我們燒的。

農人們在他的茅棚裏挨凍，只好出去到河邊收集一些從河水裏沖下來，陷在泥裏的木頭，他得把泥弄淨，還要機警地看着四外有沒有人來了——因為這也是不許可的。……

我常常想——謝謝老天在春天漲水，它從山上沖下木頭來並留在地上，你就可以不帶斧頭而得到一些燃料，這個好處就大了，因為如果你要帶了斧頭被他們捉住的話，你就要倒楣了。

河水怒吼着，但它把大塊的木頭擱到岸上去，——好了，朋友，這就是樹林的富源呀，趕快拾起它來，跑回我們的茅棚。

多少木頭朽爛在那裏呀！樹樁子和落下的樹枝子，到處都是。但是如果窮苦的人碰一碰，即使是一個小枝，他們就會說他是賊，要挨打和受罰的。

『你爲什麼拿不是你的東西？』法官這樣問窮人。

『老爺！孩子們冷啊！天太冷啦，我只是想把茅棚稍微弄暖和一點，……這不會對樹林子有妨害的，饒了我吧，這是頭一回。……』

但這是沒用的，他們一定要把樹枝子搶了去，把你關進一間冰冷的牢房裏。

這就是在奧地利人統治時代布柯維納的生活，到了羅馬尼亞人來統治，情形也並未稍好。那當兒我自己就受過那份活罪。我是倒楣透了頂的，因為我在家裏是最小的兒子，我爹爹死後，一畝田也沒留給我。

到了我該結婚的年齡，我就住到我老婆的家裏去，和她爸爸住在一塊兒，我老婆斯蒂夫卡並不是個壞妻子，安靜而柔順，只是身體有病，不能多作事。這就是她的家庭為什麼要把她嫁給一個窮光蛋的理由了，這樣，她就不至於一輩子作老姑娘啦。

我的岳父並不闊氣，可是比我爹強多了，他有一所不錯的房子，二十蘇特加的好地^①，最要緊的是一匹馬，他可以不用借債就把田種好了。

我岳母倒不常攪亂我，但她一聽到自己女兒咳嗽就要暗泣的。斯蒂夫卡是他一家中最小的一個，也如我在我家一樣，所以，這個老太婆就常常在她身旁張羅着，又常帶她到女巫那兒去，把好吃的都弄到她的盤子裏。

但是，一點用也沒有，我那可憐的老婆在生了兒子以後六個月，死了！於是把我給丟在一個陌生的家庭裏，還得照顧小孩子。

① 一蘇特加等於百分之一公頃。

我和岳父終日在田裏工作，岳母作飯，看孩子，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着。

兩年過去了，辛辛苦苦，我簡直沒有機會可以停下來想想以後的事。總之，隨你怎麼說，一個有自尊心的男子漢是不能在老婆死了以後永遠在岳父家過生活的，無論如何，我非安排安排不可了。

還有一件，一到禮拜天，當音樂奏起來的時候，我便跟在旁人的後面看那些男女孩子們圍成圓圈，唱歌，跳舞，並且拉着手，這時我心頭就會有一股子難過，我算什麼呢？我問自己，老人呢還是少年？農民呢還是僱工？

如果不是伊爾科的房子在收穫的季節失了火，燒得只給他剩下三個小孩子和一片空地，我也許還要照這樣過好一陣子才想走的辦法呢。

伊爾科是斯蒂夫卡的哥哥，現在他只好把全家帶到他父親這裏來了，如果我們都在家，小房子裏就會擠得像個青魚桶。孩子們叫喊，伊爾科的老婆和他的母親吵架，我的小謝繆恩科到處挨打，但她們仍舊在吵，她們是一家呀，而我是外人。

我必須說老實話——並沒有人攆我出去，但是事情是擺在這兒的，我離開岳父的時候到了，我把自己的意思向老頭子傾吐，他想了一會兒，說：

『好吧，……謝繆恩科可以先住在我們這裏，等你安排好了再說。那時我一定把這個

小傢伙交給你，按照我們說好的，唉，只要我的斯蒂夫卡不需要他了，爲什麼不給你呢？這是上帝的意思呀！……最要緊的你還是得先蓋上一間小棚子安身，慢慢地，再搞上一間比較合適的小房子。……』

『謝謝你的好意。』我說。

按照那時候的情形，若在別的人，一定還會向我要伙食錢的。……

我這樣說，你一定會以爲我們的農民太壞了，太愛錢了，可是你得知道，生活壓迫得他們不能想到別人，他們得顧自己的生活呀。

我從地主手裏借了一點錢，買了五蘇特加田地，蓋了一間泥棚子。

你假使看到那個泥棚子，你一定要說那是沒法子住的，又黑又矮，小得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空氣通過各處的裂縫吹着哨子。可是就是這個產業，我已經必須給地主作工來還債了，但這點負擔還不能使我懷喪，因爲我還年青，膽子大。

那時候我們就是這樣過日子的——我住在我的『雞籠』裏，而我的孩子跟着外公外婆。

我離開岳父家裏時，曾經想，至少我可以有機會過一過好日子吧？可以補償我少年時候的損失了吧？可是，我卻像不能想什麼好日子或任何別的東西，我所看到的只是我的小

謝繆恩科在地板上爬着，他在沒有爹爹照料的日子裏，慢慢長大了。

夜晚，我累得像一條死狗似的從我作工的那個地主的馬棚裏回家，躺在我的泥棚子裏，一點兒也睡不着。這時，別人是睡了，我卻在想。老人家睡在床上，伊爾科和他老婆睡在凳子上，孩子們睡在爐台上^①，儘管爐台是那麼寬大，謝繆恩科好像永也不會有足夠的地方睡覺似的。一個孩子會推他，另外一個會打他，他哭了有誰照看呢？外婆也許要管一管，或者她也許爲了那些麻煩事太累了就大喝一聲：「別吵啦！」這就完事了。

他還很小，只有兩歲，可是倒隨了他老子，又壯又結實。只是還不會走，他站起來，邁上一兩步就又跌倒了，多半他還是爬的。

「孩子讓他爹喂的太肥啦，所以站不住，」伊爾科的老婆常常這樣惡意地說着。這真傷我的心，我簡直願意我死去。如果謝繆恩科能够和他爹在一塊的話，我想，他也許早就會走了。

星期天，當我去看我的孩子時，我叫他，可是他不理我，他已經忘了我了！我得在地主那裏從早幹到晚，只有星期天才敢拚命幹自己的工作，記住，我什麼都得自己搞——煮飯，洗衣，縫補襯衣。

① 烏克蘭和俄羅斯鄉間，火爐邊均有開大的台子，可以睡覺。